

X U J K E
J I A S E
C O N G S H U
学 科
建 设
丛 书

深圳客家研究

刘丽川 著

◎ 南方出版社

X U^E 学 科^E

J I^A 建 设^E

C O 丛^G 书^{H U}

深圳客家研究

刘丽川 著

○ 南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章胜

封面设计:谢 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客家研究/刘丽川著. —海口:南方出版社,

2002.6 (学科建设丛书)

ISBN 7-80660-340-9

I.深… II.刘… III.客家—研究—深圳市

IV.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297 号

·学科建设丛书·

深圳客家研究

刘丽川 著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邮编:570203 电话:65371546

合肥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规格 850×1168 开本 32 印张 11.4 字数 248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60-340-9/Z·5

全套(10 册)总定价:200.00 元



坑梓镇秀新村黄氏“新秀世居”（乾隆十八年，1753）

深圳客家研究

SHEN ZHEN KE JIA YAN JIU



龙岗镇罗氏“鹤湖新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全景

（该照片为“深圳龙岗客家民俗博物馆”馆长田玉龙摄，凡未注明作者的照片，均为张卫东，刘丽川摄）



坪山镇大万村曾氏“大万世居”（乾隆五十六年，1791）



坪山镇丰田村黄氏“丰田世居”（嘉庆四年，1799）

深圳客家研究

SHEN ZHEN KEJIA YAN JIU

坪山镇石井村叶氏“会源楼”（光绪三十四年，1908）





坑梓镇龙田村“龙田世居”（道光十七年,1837）全景



大门, 禾坪

牌坊与碉楼顶“茶壶耳”式风火墙



深圳客家研究

SHEN ZHEN KE JIA YAN JIU

本页三张照片为苏清赞摄

坑梓镇龙湾村“藹庐”（民国）侧墙上具有西洋风格装饰的门、窗



深圳客家研究

SHEN ZHEN KE JIA YAN JIU

坑梓镇沙梨园“二期”碉楼式民居





坪山“南中学堂”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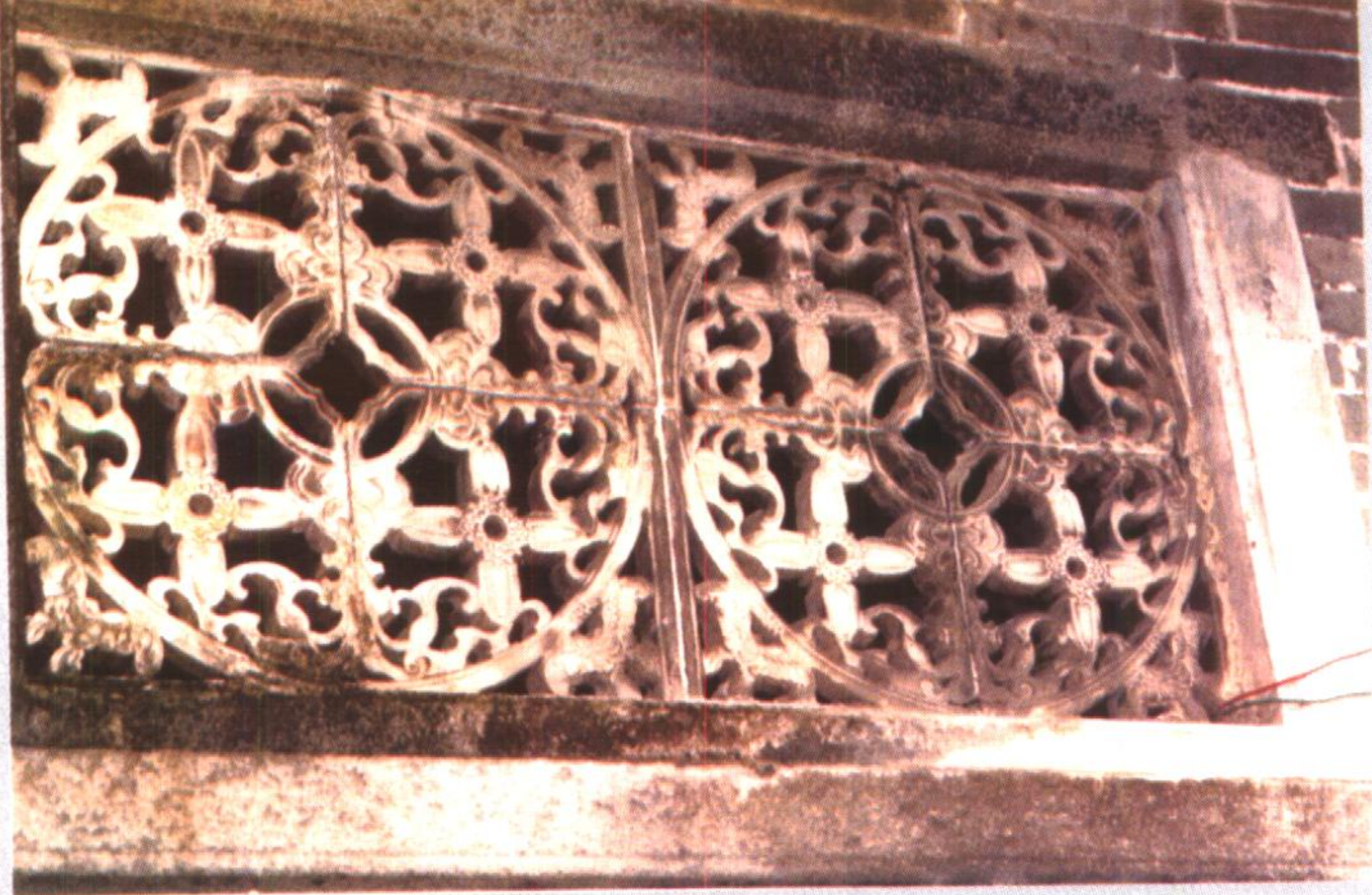


深圳客家研究

SHEN ZHEN KE JIA YAN 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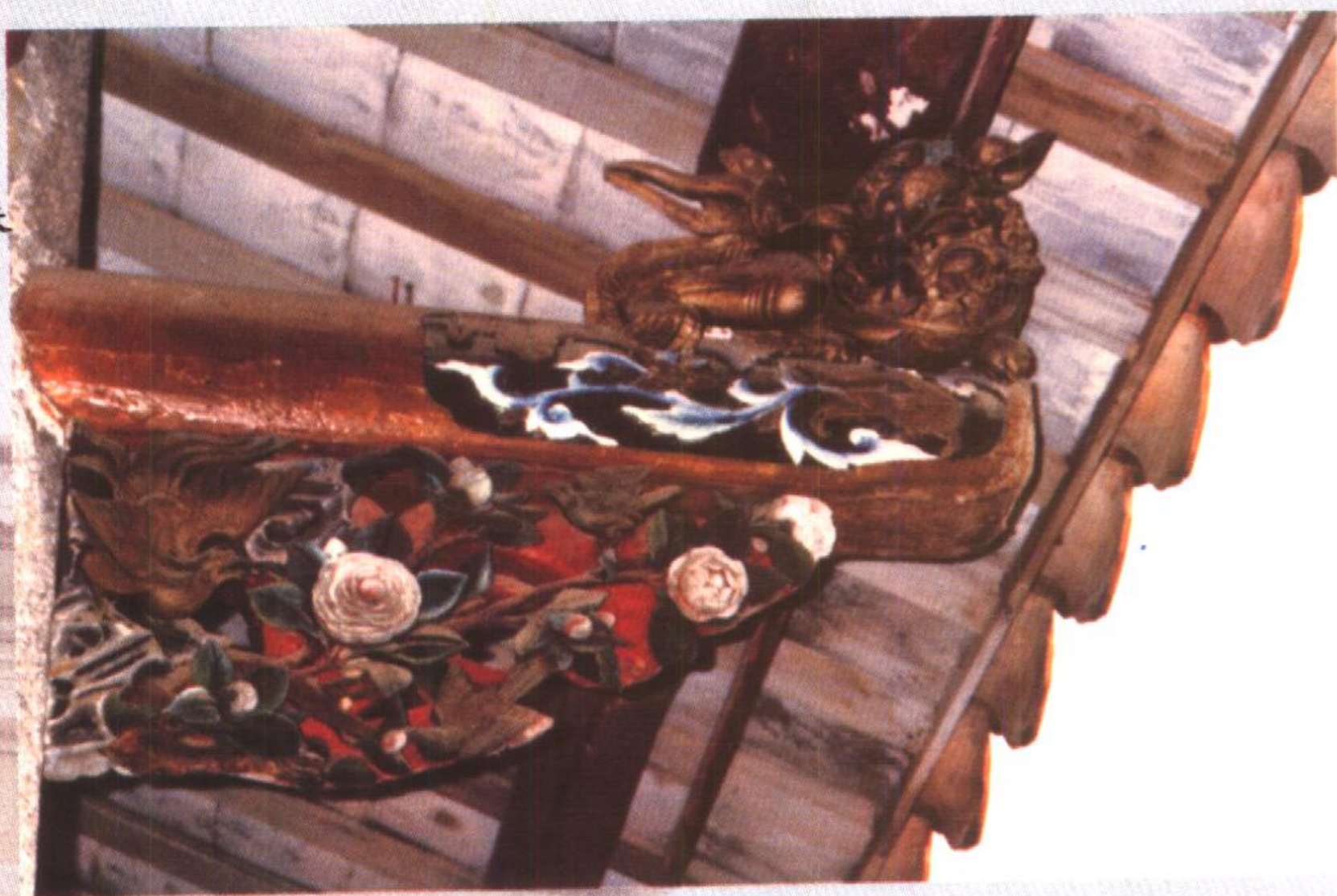


坪山镇石井村“二期”、“三期”民居群



坪山镇田心村叶氏
“水祖新居”（道光
三年,1823）内砖雕

“水祖新居”厅堂的雀替



深圳客家研究

SHEN ZHEN KE JIA YAN JIU

坪山镇丰田村黄氏
“丰田世居”（嘉庆
四年,1799）牌坊





坑梓“光祖学堂”主楼

深圳客家研究

SHEN ZHEN KE JIA YAN JIU



坑梓镇龙湾村“龙湾世居”（乾隆四十六年，1781）



龙岗区坪山镇“大万世居”

(选自 1999 年深圳龙岗客家文化节大会资料)

论深圳客家文化特色

(代序)

张卫东

深圳客家是清初形成的新辟客家地区的代表,是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深圳客家,又当以龙岗客家为代表。他们在来深垦殖的三百年间,有过一个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时期。他们既能适应新环境,又能抓住好机遇;既坚持以农为本,又不失时机地发展了本地工商业,带动了本区经济的大发展;既能维护传统,又能带动新风尚。深圳客家既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因而跟闽粤赣客家中心地区的传统客家相比,其文化独具特色,闪烁着非凡的光芒。

深圳客家在客家学和客家史上,有其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价值。深圳客家的文化传统及其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既是“老深圳”的骄傲,更是“新深圳”的财富。在现代深圳的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善待之,善用之。

刘丽川新著《深圳客家研究》,为读者展现了深圳客家的历史风貌与文化特色。本书付梓前,作为一个长期合作者,愿就深圳客家和《深圳客家研究》,再说几句见证的话,权以为序。

一、深圳客家——“迁海复界”的典型产物

深圳客家有着自己的特色,这跟它独特的迁徙历史、社区形成与发展历史息息相关。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迁海复界”,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重要成因。深圳地区在“迁海”运动中,半是直接受害区,半是间接受害区。今日龙岗区亦大体如此,其沿海地区为直接受害区,其北部山区是间接受害区。“迁海”的二十余年间,这两类地区都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直接受害区人口全部内迁,其地面建筑荡然无存;“迁海”造成社会不靖而引致间接受害区人口大量逃亡,村落损毁,发展停滞。

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全面“复界”,原居民迁回的极少,初时响应“招垦”的也不多,从方志和族谱资料看,到康熙三十年(1691)后,迁来者方始渐夥。西部主要是增城、东莞方向来的粤语系人,东部则多是从闽粤赣山区出来的客家人。这样,就形成了深圳民系人口和地域文化独特的分布格局:西部广府人,东部客家人。在深圳这个新开发区,作为移民,无论东部西部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精神,都有不错的业绩。但相比之下,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东部的发展明显胜于西部。

“迁海”所累最严重的是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其中尤以闽粤为甚。福建“复界区”用于安置郑成功的投降官兵,未行招垦,闽西客家无缘向福建沿海地区迁移发展,亦未能向浙江挺进。“复界”之机,给了客家人在广东沿海驻足发展的机会,深圳(包括香港九

龙、新界)的客家是“迁海复界”造成的疆域最清楚、人口最集中、发展最成功的客家新区,因而成为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也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向外播迁发展的一个典型。深圳客家研究之所以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道理就在于此。

二 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与价值

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地区,是康熙三十年即 1691 年前后的事,经过两代人四五十年的艰苦奋斗,当地经济迅速恢复,且实力大增,自乾隆十九年(1754 年)始,以坑梓“新乔世居”、坪山“大万世居”为代表第一批大型客家围堡相继建成。这可以作为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这些围堡式民居跟其他客家地区的民居相比,既有联系,更有区别,自成类型,其特点是:

一、规模大。一般是四五千平方米,一万多到两万多平方米的亦有数座;居住单元少则几十,多则一二百;

二、规格高。大量使用高标准三合土,有些墙面至今仍平整如初,保存完好率高,今天仍可住人的不在少数;

三、数量多,全区现存百余座,仅坑梓镇便有四十多座;

四、聚族而居,单元分爨,反映了家庭小型化;

五、高墙碉楼,军事防御功能极强。

这些大型围堡标志着深圳客家不仅已经落地生根,经济上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到嘉庆初年(1800),以龙岗为中心的深圳客家地区已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辉煌时期。这一

时期持续了百余年。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走出来的客家人,在当时大背景、新环境的影响下,文化观念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异和进步(如“重农不抑商”)。而深圳客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色更鲜明、更突出,这就是: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

2.1 坚持耕读文化传统

耕读文化,是客家文化传统的支柱。来到深圳的客家人,保持并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以坑梓江夏堂黄氏为例。在康熙初年到达坪山的黄朝轩,其长子黄居中携家人于康熙三十年迁进坑梓。进坑梓后的黄氏不丢农耕本色,坚持以农为本,加倍努力经营这片热土,使这个“很山”的贫瘠山区,垦荒有成,阡陌纵横,很快实现了水稻、花生等粮油作物自给有余,经济基础愈益雄厚。

从“新乔世居”落成(1754年),百余年间,沿着四公里长“九曲十八湾”的“阿婆叫沥”(有关河流的得名,参见第三章第三节“3.2 坑梓的地理环境”)相继兴建了十几座大型围堡式民居。“阿婆叫沥”是哺育了坑梓客家名副其实的母亲河。随着人口与经济实力的增长,黄氏又向金斗沥及下游的田脚河拓展,形成两个新的围堡群落:金沙村、田脚村。在坑梓60平方公里的地面、沿两条水系,黄氏先后建成三十几座大中小型围堡,星罗棋布,蔚为壮观。在坪山、惠州等地,黄氏还建有十几座围堡。至今仍巍然耸立的这些围堡,是深圳客家“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讲到这里,我想再一次郑重建议:在讲到“今日深圳”的时候,不要再重复“一夜城”那类割断历史的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宣传。割断历史的建设者,不是好的建设者。无视本地文化历史的城市,不可能成为让人尊重的文化名城。

重视文教是客家的好传统。坑梓黄氏更有其特出表现:在“光绪维新”的影响下,他们最先接受兴办新学的思想,于1906年兴建了新式学校——光祖学堂,其校园建筑,依则上海南洋公学。其三层教学主楼,至今仍在光祖中学巍然屹立。光祖学堂从广州、惠州请来懂教育的校长教师,不数年便成为惠(阳)东(莞)宝(安)地区的一所名校,与深圳客家办的另一所新学——观澜镇松元厦村陈氏兴办的“振能学校”齐名,为本区文教普及与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学校,出在大都市,不算希罕;但它却卓然出现在穷山僻壤,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客家人重视文教的好传统。要知道,坑梓客家兴建光祖学堂,距离清廷制定兴办新学《学堂章程》的1903年还不到三年!1926年,又在光祖学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光祖中学”。站在这经历了九十多年历史沧桑的教学楼前,谁能不肃然起敬,发出由衷的赞叹与感慨?

2.2 重视并发展本地商业

深圳客家在大力发展本地农业的同时,亦大力发展商业经济。龙岗镇“鹤湖新居”罗氏祠堂堂联下联曰:“凤止龙岗,谋成东莞,鹤湖兴厦宇,千秋勋业冠人寰”,说的是,罗氏龙岗开山祖瑞凤公在鹤湖村落户之后,便在当时较为发达的东莞开商铺做生意,赚了大钱,有了资本,兴建了占地2万1千平方米的大型围堡“鹤湖新居”。后来,罗氏进一步发展,远至广州、潮州、汕头都有他们的土地、商铺。

坑梓地处山区,远离墟市。坑梓客家黄氏便积极做好物资交流工作。他们秋天收购稻谷、花生、甘蔗,就地加工,然后把粮油糖输送到惠州淡水等地市场;春天,他们又在惠州等地收购猪粪、石灰(用以中和山区酸性土壤),运回坑梓以满足春耕春种所需。买

不起的农户,可以賒账,秋后还谷。黄氏非常重视商业活动,到坪山发展的“丰田世居”维珍公后裔,为了不落淡水一个墟市,竟将维珍生日时的祭祀更换了日子。乾隆初年,昂燕公主主持修建第一座大型围堡“新乔世居”,临近竣工,发现所备物料经费都大有富余,便让儿子到大水湾另寻吉基,仅隔27年,又建起一座大型围堡“龙湾世居”。据“长隆世居”后人黄永令先生说,梅峰公作“长隆”,未完,没钱了,想不做了;儿子奇义公对父亲说:“继续做吧”。他有生意,出钱帮父亲做好了“长隆”。儿子有多少钱,父亲都不知道。在坑梓的其他各姓,发展远不及黄氏的原因之一,就是死守农作,拒绝经商。

我们在考察坑梓黄发展史的时候,曾经长期困惑于:他们是如何获得如此强劲的经济实力的呢?单靠农业,是不可能这样发起来的。他们的“商业”,是不是“正道”?清代深港一带鸦片生意火爆,还有军火走私,这会不会是他们暴富的秘诀呢?深入调查的结果,否定了这种揣测。他们不仅没有参与这种肮脏贸易(城肚一老人说:有人做,但规模小),甚至还是鸦片生意的受害者。坑梓黄氏到第八、第九两世无甚建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尊处优,吸食鸦片。青坑排的子弟就是这样:“青坑排,拖烂鞋。”当年的嘲讽,流传至今。

主持建造“长隆世居”的梅峰公,有些文化。他的祠堂大门,有一副颇富哲理的对联,用以劝勉后人:“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耕也好读也好学好更好。”他又自撰过一副对联作为遗训,其下联是“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世完人”,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已有了质的不同:这种文化心理,已然超越了传统客家的耕读文化理念。这一超越,并非只是梅峰公的一点“思想火花”;从坑梓黄氏各房各支的表现看,这一文化心理上的超越,是深圳客